

F I R S T M E E T I N G S

安德的游戏 安德的首秀

【美】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著

王梓涵 东陆生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F I R S T M E E T I N G S

安德的游戏 安德的首秀

【美】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著
王梓涵 东陆生 译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安德的游戏. 安德的首秀 / (美) 卡德著; 王梓涵, 东陆生译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6.1

(科幻文学馆)

ISBN 978-7-5306-6741-5

I. ①安… II. ①卡… ②王… ③东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科学幻想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0030 号

FIRST MEETINGS IN ENDER'S UNIVERSE by ORSON SCOTT CARD

Copyright © 2003 by ORSON SCOTT CAR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BARA BOVA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BAIHUA LITERATURE&ART PUBLISHING HOUSE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
图字 02-2012-155 号

选题策划: 成全

美术编辑: 郭亚红

责任编辑: 成全 郑爽

封面设计: 王烨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11 千字 插页: 2 页

印张: 6.25

版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5.00 元

目
录

波兰小子	001
老师身边的捣蛋鬼	049
安德的游戏	093
投资顾问	151



波兰小子

约翰·保罗讨厌上学。他的妈妈已经尽力了,但她还有另外八个孩子——其中的六个也需要她教,剩下两个还是离不开人的婴儿,这让她怎么有心力教给他任何东西呢?

约翰·保罗讨厌老妈总教给他一些他早就知道了的东西,比如她会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造句,却给兄长们讲有趣的东西。所以约翰·保罗会尽力从她与他们的对话中理出一些头绪。比如一些地理常识——虽然并不能完全对得上号,但他仍记住了许多国家和它们首都的名称。还有些数学原理——他的妈妈一遍又一遍地教安娜多项式,尽管她好像根本就不想学,最后却因此教会了约翰·保罗。只不过他学得太机械,缺乏深层次的理解。

也不是他不开口。只是他一问,妈妈就不耐烦地告诉他还不到学这些东西的时候,他得专注于自己的功课。

他自己的功课?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功课,只是一些让他快要发疯的枯燥任务。她难道没有意识到保罗已经可以像他兄弟们那样读写了吗?保罗早就可以读懂这房子里的任何一本书了,她却还让他背诵那些启蒙书籍。保罗尝试着告诉母亲:“我都能读懂那本书了,妈妈。”但她却回答说:“约翰·保

罗,那只能叫瞎看,你得学会真正的阅读。”

如果他没有那么快地去翻成人书,她也许会意识到他确实是在阅读。但是每当保罗喜欢上一本书时,却必须强忍着不去读它,而这只为取悦母亲。他读哪本书和母亲有半毛钱关系?这是他自己的、唯一喜欢的学业。

“你肯定会落下你自己的课程,”她不止一次这样说过,“如果你总是读那几本大书的话。唉,它们连图片都没有,你怎么还一遍遍地瞎看?”

“他不是瞎看,”十二岁的安德鲁说,“他是在读。”

“好,好,我的话对你们来说就是耳旁风,”妈妈抱怨道,“也不知道我怎么……”这时一个婴儿开始哭起来,对话就这么中断了。

窗外,其他的孩子们穿着校服去上学,互相打打闹闹。安德鲁告诉保罗:“他们都去一所大房子里上学,一所学校里有几百个小孩呢。”

约翰·保罗惊呆了:“他们的妈妈怎么不教他们?几百个小孩在一起能学到什么?”

“那里不只有一个老师,傻瓜。一个老师教十到十五个孩子。但是他们都一样大,在班里学同样的东西。所以老师不用教完哥哥教弟弟,只需待在某个班里教一整天就可以了。”

约翰·保罗想了想:“那么说每个年岁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老师?”

“并且老师们不用喂婴儿和换尿布，他们有时间教一些真东西。”

但这对约翰·保罗能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们会把他放在五岁男孩的班级里，让他读那些愚蠢的启蒙书——他再也听不到那些十岁、十二岁，甚至十四岁孩子们上的课了，这会让他真的变成一个五岁孩子。

“学校就像天堂一样，”安德鲁痛心疾首地说，“并且如果爸爸妈妈只有两个孩子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去那上学。但是有了小安娜，我们都被定为忤逆了。”

约翰·保罗厌倦了总听到一些他不懂的词：“什么叫忤逆？”

“太空里有一场大战，”安德鲁解释道，“在比天空还要高的地方。”

“我知道太空在哪。”约翰·保罗不耐烦地说。

“那好吧，反正打仗了，世界上的各个国家聚在一起准备造许许多多的星际战舰，于是他们安排了一个叫“霸主”的人管理整个世界。但这个霸主说人口太多没钱花了，所以规定任何夫妇生育超过两个孩子为忤逆。”

安德鲁停下来看看他是否把事情都说明白了。

“但是好多家里都有不止两个孩子呀？”约翰·保罗说道。他们的一半邻居都是这样。

“那是因为这里是波兰，”安德鲁回答，“并且我们都是天

主教徒。”

“什么，难道是神父给大家其他的孩子吗？”约翰·保罗有点搞不清了。

“天主教徒相信你可以拥有上帝赐给你的孩子，任何数目的孩子。没有谁可以强迫你拒绝上帝的赏赐。”

“什么赏赐？”约翰·保罗问道。

“就是你，笨蛋，”安德鲁说，“你就是上帝给这个家里的第七个赏赐。小宝贝们就是第八个和第九个。”

“但是这和上学有什么关系？”

安德鲁被气得无奈了。“你真是个蠢蛋，”他说，“学校都是政府开的。而政府为了对付忤逆者，强制执行一些条例，其中一个就是只有家里的老大和老二才有权上学。”

“但是彼得和凯瑟琳也没去上学呀。”约翰·保罗追问道。

“那是因为爸爸妈妈不想让他们在学校里学到反天主教的东西。”

约翰·保罗还想问什么是“反天主教”，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估计是一种对付天主教徒的东西，并且不值得他再被安德鲁叫一次蠢蛋。

不过对于保罗来说，最大的谜团就是为什么学校会教反天主教的东西。“大家都是天主教徒，不是吗？”有一次他问爸爸。

“在波兰，是的。最起码他们自称是。确实曾经是这样。”

父亲闭上了眼。当他坐着时，他的眼睛经常这样闭着。即使当他吃饭时，他看起来也好像马上就要睡着了似的。这全是因为他干着两份工作，合法的那份是在白天，夜里那份则不怎么合法。约翰·保罗几乎从未在早晨以外的时间见过他。这个问题让爸爸累得不想说话，妈妈也要过来骂他了。

尽管爸爸已经回答了他，妈妈果然还是骂了他：“别问东问西的，你老爸脑子里还得想正事呢。”

“我脑子里没什么正事，”爸爸疲倦地说，“我根本就没脑子了。”

“好吧……”妈妈摇了摇头。

但是约翰·保罗有另一个必须得问的问题：“如果大家都是天主教徒，那么为什么学校要教大家反天主教呢？”

爸爸像看一个疯子一样看着他：“你究竟多大了？”

他一定没搞懂约翰·保罗问的是是什么，这肯定也与年龄无关。“我五岁了呀，爸爸，你不记得了？但是为什么学校要教大家反天主教？”

爸爸转头看着妈妈：“他才五岁，你为什么教他这些？”

“这都是你教他的！”妈妈说。

约翰·保罗清楚自己得不到答案了，于是站了起来，等有了足够的线索再想法搞清这个问题。

这就是生活，这一年约翰·保罗五岁。妈妈试图在客厅开一所学校的同时还要不停地工作、做饭和照顾小宝贝们，爸

爸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出门工作，只有这时醒着的孩子才能在一天里见到自己的爸爸一面。

直到爸爸没去工作的那一天。

那天爸爸妈妈都很沉默地吃着早饭，当安娜问为什么爸爸没有穿好衣服上班时，妈妈匆匆地说：“他今天不去了。”似乎在告诉大家别多问。

有了两个老师，这一天的课程顺利多了。但是保罗的爸爸是一个没什么耐心的老师，他被满屋子乱跑的安娜和凯瑟琳搞烦了，最终还是去花园剪草了。

因此当有人敲门时，妈妈只得让安德鲁去叫爸爸。过了一会爸爸才进来，手上还带着泥巴。敲门声又响了两次，一次比一次急促。

父亲开门后站住了，他健硕的身躯挡住了门。“你们要做什么？”他问道。他说的是通用语而不是波兰语，于是大家知道敲门的应该是一个外国人。

来人的答话很轻，但是约翰·保罗还是听得很清楚。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她说：“我们是IF（联合舰队）测试项目的人，我知道你有三个六岁到十二岁之间的男孩。”

爸爸退后了一步，面带怒容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把我关起来？你们已经立法不让我老婆工作了，我们自己在家教孩子，现在你们连吃的都不打算给我们了吗？”

“我不负责制定法律，”那个女人边审视着满屋的孩子边

说，“我只关心测试儿童。”

安德鲁开口了。“彼得和凯瑟琳已经通过政府测试了，”他说道，“就在一个月前，他们已经可以毕业了。”

“这和毕业无关，”女人继续说道，“我不是来自学校或者政府……”

“这里根本就没有政府了，”父亲打断了她，“只有一支霸主的独裁军队。”

“我来自IF，”女人又说道，“法律禁止我们在穿制服的时候评论霸主的政策。我越快开始测试，你越快回到你的正常生活中去。他们都讲通用语？”

“当然，”母亲略带自豪地说，“和说波兰语一样好。”

“我会盯着你们的。”父亲说。

“对不起先生。”那个女人说，“您不能看。但是您可以提供给我一个可以单独同每个孩子在一起的房间，如果您只有一个房间，那么请您把孩子们带到外面或者邻居家，我会负责这些测试。”

保罗的父亲真想一拳把这个女人打倒在地，但是他现在孤掌难鸣，于是他转过头来。“你测不测试都无所谓，就算他们中有谁通过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带他们走。”

“到时候就知道了。”那个女人说。她看上去有点不高兴。约翰·保罗一下子就明白了：因为她知道父亲没有选择，但是她不想挑明使他难堪。她只想完成她的工作然后走人。

约翰·保罗天生就知道这些事,这些事不像什么历史、地理或者数学,靠学是学不来的。他瞄人两眼就知道那人想什么。例如他的兄弟姐妹只要吵架,他想都没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但是他也懒得管,直到他们打起来,他才去劝架。

说到彼得,只要保罗一说“彼得是头,得听他的”,彼得就脸红走开,然后争吵就停了。因为彼得讨厌别人说他想当头。但是这招对安娜不管用,对她来说,只要一说“你的脸都红透了”,然后笑她,她就尖叫着跑出去又跑回来,屋里闹翻了天,但是争吵却停止了。因为安娜讨厌别人说她愚蠢可笑。

现在,约翰·保罗知道只要他说“爸爸,我怕”,父亲就会让那个女人滚出去,然后给自己惹来一大堆麻烦。但是如果他说“爸爸,我也可以做测试吗”,父亲只会大笑,绝不会恼羞成怒。

所以他就这么说了。

父亲笑了。“这是约翰·保罗,一个小大人。”

那个女人看了看约翰·保罗,问:“他多大了?”

“他还不到六岁呢。”母亲赶忙说。

“哦,”那女人说,“嗯,我猜这是尼古拉斯,这是托马斯,还有这是安德鲁吧?”

“你为什么不测试我?”彼得问她。

“恐怕你的年龄有点大了,”她回答,“当IF获许进入忤逆国家的时候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小。

彼得难过地离开了。

“为什么女孩不行？”凯瑟琳说。

“因为女孩不想当兵。”安娜说。

约翰·保罗立刻明白这不是一般的测试。彼得渴望参加这种测试，凯瑟琳也开始嫉妒起来。

如果这是当兵的测试，彼得因为年龄太大不能参加就说不通了，他可是唯一一个个头够高的，难道他们认为安德鲁或者尼古拉斯能扛枪杀人吗？也许托马斯可以，但是不说身高，他也太胖了吧，根本不像个当兵的。

“你们谁想先来？”母亲问，“你可以在卧室做测试吗？我好接着给他们上课。”

“按测试规定，我们得在一个临街的房间进行测试，门还得开着。”那女人说。

“天哪，拜托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”父亲说。

那女人扫了父亲一眼，又看了一眼母亲，两人都不敢说话了。约翰·保罗意识到：肯定有人曾经因为测试而受到了伤害。有人被拖到里屋被打甚至被杀。这是个要命的活。对于这个测试，有人甚至比他的父母更愤怒。

为什么父母对这个又痛恨又惧怕，而彼得和凯瑟琳却这样渴望呢？

看来不能在女孩的卧室里像平时那样上课了，很快母亲

把上课改成了自由阅读，她去喂宝宝了。

约翰·保罗问妈妈他可不可以去别的房间，妈妈同意了。

其实她的意思是别的卧室，因为家里人一说别的屋子，就是指别的卧室。但是约翰·保罗不想去那，他往厨房去了。

父母禁止孩子们在测试进行的时候去客厅，但是没说不要让约翰·保罗坐在客厅外面的地板上，一边看书一边听测试。

他时不时地感觉到那个测试的女人在看他，但是她什么也没说，所以他就继续看书。他看的是关于圣约翰·保罗二世^①的书，他是伟大的波兰籍教皇，约翰·保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约翰·保罗非常崇拜他，因为他终于差不多弄明白了为什么天主教徒与众不同，而霸主不喜欢他们。

他边看书边听着那些测试，听起来感觉不像一般考试那样问一些基本常识，做做数学题或者语法题。相反，那个女人问的问题根本就没有确切的答案。比如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为什么人们要做他们正在做的事……问了差不多一刻钟，那女人就开始让他们做笔试了，笔试倒没有什么特别的。

实际上，一开始约翰·保罗觉得这些问题跟测试没什么关系，但是那女人每次都问一模一样的问题，再看看每个人的答案有什么不同，约翰·保罗才发现原来这才是那女人来这的目的。她的问题一环又一环，他推断在那女人眼里这些

① 圣约翰·保罗二世是第一位波兰籍的教皇。

问题要比笔试重要得多。

约翰·保罗也想回答那些问题。他想做测试，也喜欢做。当哥哥们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小声地回答，看看他能不能回答得跟哥哥们一样多。

所以安德鲁一完成测试，约翰·保罗就想问母亲能不能让他也试试，这时，那女人问母亲：“这个孩子多大了？”

“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，”母亲说，“他才五岁多。”

“看看他读的书。”

“他就是翻书玩，学哥哥姐姐们看书。”

“他是在读书。”那女人说。

“是吗，你来这才几个钟头就比我还了解我的孩子了？”

那女人没跟她争辩。“他叫什么？”

母亲没搭理她。

“约翰·保罗。”他自己回答。

母亲瞥了他一眼，安德鲁也是。

“我想参加测试。”他说。

“你还是小屁孩呢。”安德鲁用波兰语说。

“再有三个星期就六岁了。”约翰·保罗用通用语说。他想让那女人知道。

那女人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上头允许我给人提前做测试。”

“允许，但不是必须。”父亲走进来说，“这小子到这来干吗？”